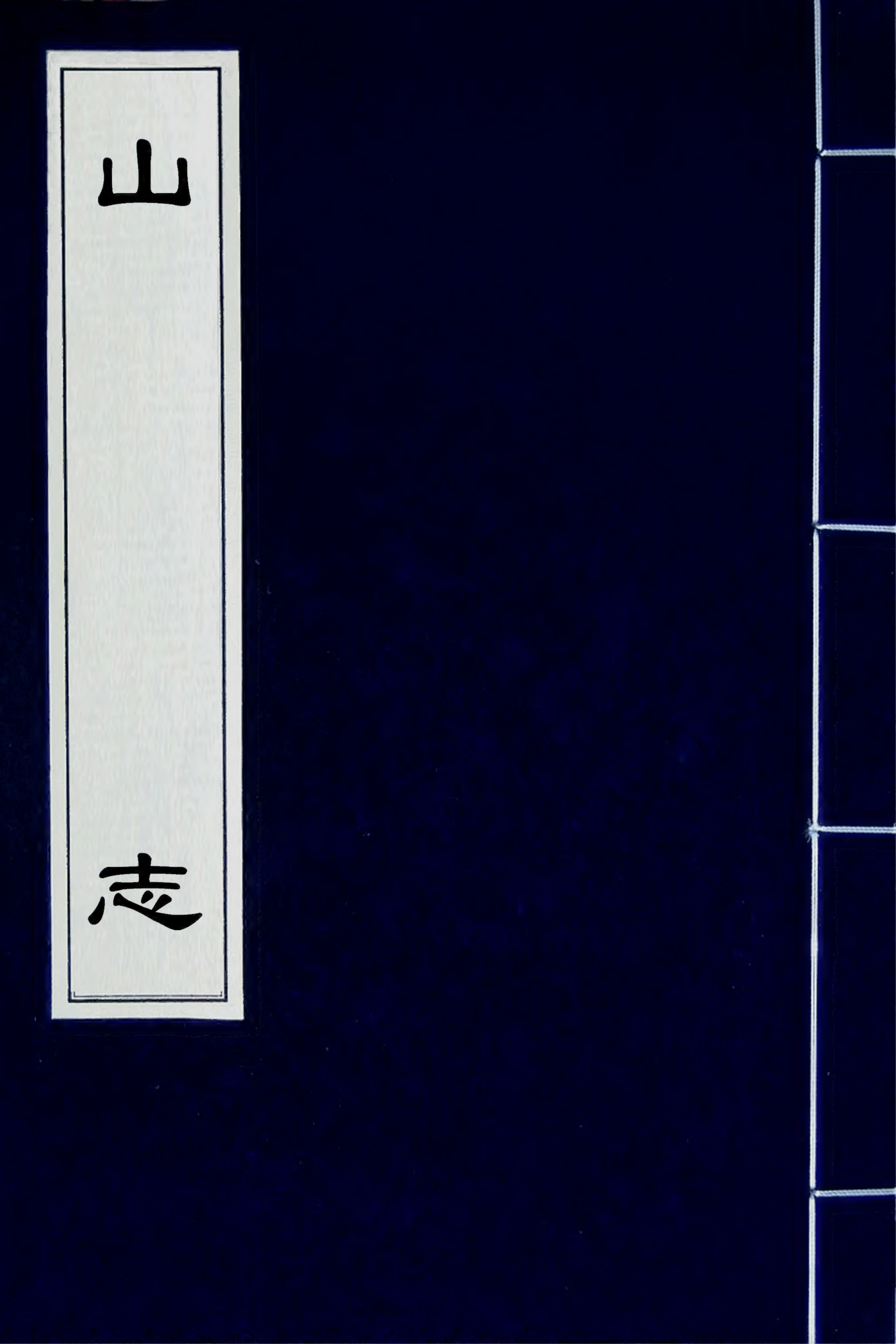

山志

山志

序　　　　　　莆陽同學

王逸少云中年傷於哀樂正賴絲竹陶寫絲竹不可時得則披覽說部之書以耗壯心遣餘年而已說部惟宋人爲最佳如宋景文筆記洪容齋隨筆葉石林避暑錄話陳臨川捫蝨新語之類皆以敘事兼議論可以醒心目而助談諧非若古之僞書今之文集開卷一尺許便令人惛惛欲睡也華山王山史先生粹天人性命之學紹濂雒關閩之緒其經世大業不朽盛事具有成書間以筆墨餘閒

著成山志六卷大而理學文章細而音韻書畫無不稽察典核辨證精詳使人覽之如食江瑤柱如觀裴將軍劍舞如聽幔亭之樂如游建章千門萬戸如瞻海市雲霞變幻樓臺出沒風水杳冥惟恐其盡也韓昌黎云化世者惟有口傳世者惟有書先生有此書也可以傳矣昔楊用修謫戍滇南無書可采率其胸臆著錄丹鉛誤者十之三四以致陳晦伯正用修胡元瑞又正晦伯究之元瑞錯謬又貽譏於學者觵帙之間紛紛聚訟豈若先生南面百城華陰成市洪纖雅俗典核精詳雖有晦伯

元瑞亦何從而正之哉志中論佛老論秖民論王安石李贄屠隆皆與余合其同鄉諸君宦於越者爲之授梓於其成也故樂而序之如此

凡例

章皇帝御製王承恩碑文又　命金太傅之俊譔
思陵碑文於先朝　帝皆擡頭乃坊間刻書
或否非　本朝追崇至意今略依唐人例俱空
一字

國諱無頒行定字今亦依唐人例但闕一筆另字
易今從古作字以示爲乃則二家諱亦倣司馬
氏以談爲同范氏以泰爲太之義

志中多引他人語其間稱名稱字號稱官稱謚
不一非同史法無所褒貶唯小人則必稱名

隨筆入載初元因時繼加改增遂至失序又前說未備復有討論所貴詳明不厭重複

字畫承譌大失六書之義爲學者咨古文奇字又難通俗今特參酌雖重攷古亦欲宜今不欲如趙寒山所作令讀者茫肰也

山志卷之一

屏居山茨讀書之暇偶有所觸隨筆記之雅俗並收洪纖無問久而成帙題曰山志葢竊比容齋南郚之義不賢識小則其無倫脊固也然又時時有翫物之懼焉山翁識

明善

予少攻舉子業時有酒色之失尋遭寇亂狂情自廢德業靡成年逾四十始知爲學見聖賢言語實際要以明善爲宗致知者知此力行者行此盡性者盡此踐形者踐此修己者非此無以修己治人

者非此無以治人此之謂善至善也此之謂明明則誠矣身之所在道卽在焉道之所在藝亦在焉下學而上達大行不加窮居不損豁如也書以自喻遂顏於堂

庭訓

先司馬有云先賢積書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讀能讀者少矣不能讀者視典籍若弁髦甚有指聖言爲迂闊甘心明悖積金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守能守者少矣不能守者視先業若泥沙總緣衣食習爲侈靡自矜豪舉不如積陰德於冥冥之中

以爲子孫長久之計積陰德者亦少矣所以子孫不數年而凍餒離散也陰德云何勤儉以裕己寬厚以蘇人如是而已矣

又云晝夜讀書教訓子弟敦厚倫理勤習稼穡嘗服布衣肅嚴內外飲酒有節對人謙謹出言中倫禁乖市囂以上十款不盡脩身之法但以最要者列之能守不失即此是孝矣

又云今後無論何人接待順理體情勿開釁端勿恃盛氣苟一失脩即爲引罪務冰釋後已如過在他人聽其自悟此保身家之道也不然即爲逆子

神必殛之

先司馬爲學宗考亭尤重實踐不事表暴爲德於鄉人無間言故支發鄰公嘗語人云古之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如王司馬者不謂之今之聖人不得與思及此可勝汝朕謹識之以示子孫

寶訓

漢昭烈帝云勿以善小而不爲勿以惡小而爲之明太祖云爲惡或免禍朕理無可爲之惡爲善未必福朕理無不可爲之善又云善雖小可以成名惡雖小足以亡身　大行帝云無所爲而爲之謂

之天理有所為而為之謂之人欲聖賢精義不出諸此可不奉為律令與甲申秋八月朔書

孔孟生卒

孔子生於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十月二十七日庚子卒於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十八日乙丑年七十三孟子生於周定王三十七年四月二日卒於周赧王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年八十四今人以七十三八十四為年限謂老者不利或以此也

按魯襄公二十二年為周靈王二十一年是年十一月無庚子論語註史記世家以為十一月始誤

孔氏家譜與祖庭記俱以爲十月庚子乃二十七日也五行書論作二月二十三日長曆亦肰林開以爲節過亦不得至二月羅泌謂周之十月卽今之八月遂以八月二十七日爲孔子生日肰周家改月之事吾疑之近世馮應京作月令廣義旣以爲八月二十七日矣又以爲五月初四日則又自相矛盾且五月之說不知何據于謂當以十月二十七日爲是魯哀公十六年爲周敬王四十一年是年四月亦無己丑惟有乙丑論語註史記世家以爲己丑亦誤故祖庭記直作四月乙丑林開以

爲四月戊戌尤無稽又劉氏外紀云孔子年七十四葢謂孔子生於魯襄公二十一年己酉也今考公羊穀梁傳實作二十一年

祖庭廣記先聖生有異質凡四十九表獨未及舌與鬚髮子思云先君生無鬚眉天下王侯不以此損其敬今世所傳寫鬚髯甚盛葢吳道元夢中所見者耳

孔子子孫

孔子生鯉字伯魚鯉生伋字子思伋生白字子上白生求字子家求生箕字子京箕生穿字子高穿

生武復名斌字子順子順相魏魏王曰吾聞道士登嵩山則長生不死意亦願之對曰古無是道非所願也王曰吾聞信之對曰未審君之所聞親聞之於不死者耶聞之於傳聞者耶君聞之於傳聞者妄也若聞之於不死者今安在在者君學之勿疑不在者君勿學無疑所謂理勝於詞與子高之論臧三耳同致眞聖裔之言也斌生鮒一名甲字子魚即著孔叢子者

孟子父母

孟子之父孟孫激公宜孟孫姓激公字宜名或云

激名公宜字孟子之母乃仉氏也又朱子集註引漢書註云孟子字子車一說字子輿此當從前說而今之稱孟子者唯宋黃仲元嘗曰子車其餘皆曰子輿更不聞有曰子車者何也且子輿曾子字也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不應以曾子之字爲字或曰孟子居貧坎軻故名軻此不稽之言夫名者生而命之矣豈有命名而預定其生平者乎孔叢子註子車一作子居孟子之子名睪拔譜卽孟仲子也集註以孟仲子爲孟子從昆弟不知所據孔子年七十三伯魚年五十一子思年六十二伯

魚之𡚒在前孔子之卒子思實喪主四方士來觀禮焉則其年巳長矣今自孔子卒之年計至孟子去齊之年一百六十六年然則謂孟子親受業於子思者非也通鑑綱目載孟子與子思問荅之言疑皆後人傅會而司馬公不察而錄之朱子仍之耳

紫陽

紫陽者新安祝翁題其樓之名也以山在新安居中最高朝陽初升紫光凝聚故也其山之得名亦以此祝翁有女妻朱靖獻公生朱子朱子生於宋

建炎四年庚戌九月十五日時井中有紫氣見後
朱子作堂室記云紫陽在徽州城南五里先君子
故家婺源少而遊於郡學因往遊而樂之既往閩
中思之獨不置故嘗以紫陽書堂者刻其印章葢
其意未嘗一日而忘歸也既而卒不能歸遺命孤
熹三十年矣既不能返其鄉又不能大其門閭以
奉先祀肰不敢忘先君子之志敬以印章爲刻榜
其居之廳事故後之學者稱朱子爲紫陽夫子云
朱子初字元晦以元爲四德之首不敢當更仲晦
居崇安五夫有紫陽書堂後築室建陽蘆峰之巔

曰雲谷自號雲谷老人草堂曰晦菴因自號晦翁拜雲臺之命號雲臺眞逸晚居考亭作精舍曰滄洲號滄洲病叟慶元元年韓侂胄誣害趙丞相竄置永州中外震駭且刱爲僞學之名以斥善類朱子草封事數萬言極陳其姦邪蔽主因明丞相之冤諸生力諫遂筮之遇遯之同人朱子默然焚其稾遂更號遯翁遯之初六曰遯尾厲勿用有攸往陸績曰陰氣已至於二而初在其後故曰遯尾也避難當在前而在後故厲往則與災難會故勿用有攸往

漢二賢王

河間獻王名德漢景帝子也修學好古被服儒術以金帛招書得書多與漢朝等有傳經之功宜祀孔子廟廡聞昔人曾有言之者禮部議以王故不行

東平王名蒼漢光武子也少好經書雅有智思顯宗甚愛重之嘗問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爲善最樂佗日下詔國中稱其言甚大今之士大夫有好作威於鄉鄙者亦聞此自媿否

語錄

先儒語錄不可不讀者在審問明辨而有不可不改者在用鄉音俗字卽如用這字的字之類非徒不文實不明字義也嗚呼言之不文行之不遠若謂不必乃爾則亦奚貴讀書矣

宋人用底字不知何時竟作的字宰相相沿擬人聖旨天子考文之謂何而絲綸苟簡如斯耶予謂此類皆宜改正無以出於先儒而重自反也

語錄中用方言俚語揆厥所繇實始於禪僧轉相沿習曾不之覺雖大儒不免此苟簡之道不敬之一端也易曰修辭立其誠曰擬之而後言曰其旨

違其辭文何弗省耶

曹靖修

曹月川名端字正夫澠池人博通五經得伊雒之傳永樂初鄉舉授霍州學正在霍十年造士務踐履出其門者皆循循雅飭丁憂起復改蒲州踰年人樂其化將考績京師二州士詣闕爭留上以霍疏先上仍命之霍又六年卒背兩主陝西鄉試天啓二年奉旨賜謚靖修著有孝經直解四書詳說太極圖西銘通書解家規輯略存疑錄夜行燭諸書可稱一代理學之冠特以名位不顯知

之者鮮矛謂宜祀瞽宗靖修本楊氏自五世祖繼其舅後因爲曹氏

靖修曰儒書不博觀無以摉其本末原委之眞異典不涉獵無以鑒其似是實非之的此學者事也今之高談性命者大率皆飾其空疎不學之過耳或有讀異典而遂輕儒書者自矜其別有悟入其實繇於中之無主故謬悠鄙倍之說得而搖奪之矣

五祀

周官天子之祀曰門曰戸人之所出曰中霤人之

所居曰竈曰井人之所養社佑曰五祀所以報德也今國家之制立春祀司戶立夏祀司竈季夏土王用事祀中霤立秋祀司門立冬祀司井按禮記月令冬祀行淮南時則訓冬祀井白虎通亦云冬祭井太玄之數冬為井唐月令冬祀井而不祀行或曰井即行也蓋行為井閒道古者八家同井鯀家而至井井有八道八家所行也祭井即祭行也程子以行為宁廊朱子謂是道路之神予疑所謂冬祀之井當是汲水者故曰人之所養或所謂井則道也豈可溷而一之乎今制庶人祭里社鄉厲

併得祭竈而不言戶中霤門井或舉竈以槩之耶

又按門戶一也雖有一二內外闔闢之分其小者

耳卽會典中所載祀文門與戶略無異詞世變義

起似當去其一而更增行焉

周書黃帝作井史黃帝分州置陣象井立法晉麥

使舜浚井易重卦已有井名則井之來已古或謂

伯益作井誤矣

父子

父子之稱不但謂所生也父之兄弟兄弟之子皆

曰父子今世俗稱父之兄曰伯父之弟曰叔兄之

子曰姪皆非也伯叔特以行言姪則婦女之稱耳
周公作爾雅謂父之兄弟曰從父兄弟之子曰從
子此本稱也孔子刪詩有宴享父兄之章父郎今
所謂伯叔故曰速我諸父禮記春秋天子稱諸侯
亦曰叔父周公謂魯公自稱曰吾成王叔父皆不
僅言叔也漢疏廣爲太子太傅兄子受爲太子少
傅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宦成名立
如此不去懼有後悔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
鄉以壽命終不亦善乎受叩頭曰從大人議郎上
疏乞骸骨史稱其父子並爲師傅朝廷以爲榮是

其自稱於人與人之稱之皆曰父子也晉謝玄破苻堅有驛書至謝安方對客圍碁看書既竟便攝放牀上了無喜色碁如故客問之徐荅曰小兒輩遂已破賊則亦父子之詞今居恆呼對或姑從俗若臨文下筆不可不從古也

伯叔父殁皆當稱府君先儒從之孫稱祖亦曰先君見孔叢子婦稱夫亦曰先君見詩經

蔣相國詩

三兒雲隱自京師歸于偶持一扇求書三兒云頃見蔣相國一詩非僧却似老僧寒餌得奇方獨宿

允爛煑黃芽供一醉任憑風雪滿長安遂書之予曰是非宰相之言也出自山林輩則可三兄笑曰此或其未作宰相時作予曰范文正公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已任其意固已遠矣故天門掉臂王元之知丁謂之不忠也三兄爲拊掌蔣公嘗著慤書頗留心當世之務在位亦不久故無所建樹予特以其詩太似自了漢耳

西洋

昔子弁先生嘗爲予述西洋人言月體不圓如黃金堆月中黑者即其凹處天河如雲氣者皆小星

鼎不止七星葢以所造遠鏡驗之也大抵西洋之學專奉耶穌於二氏外別立宗旨其與吾儒悖均也肰天文奇器則有獨長

孫督師

癸未秋督師白谷孫公征賊於河南敗績退據潼關約紳士分守城陴冬十月十六日公在東城門樓上陪公者舉人孔念心名傑儒初報賊上南城左右驚散念心獨留再報賊已開南門念心乃舍公趨城下遂被縛念心被縛時別公僅瞬息間耳城上下皆賊如風雨驟至公萬無脫理念心係予至

戚親爲予言如此獨以遇害於亂軍中不得尸故
致有紛紛之說耳潼關既陷高傑率衆逃而西人
於火光中見白廣恩引一婦人衣紅短衣披髮乘
馬後隨健卒數十人廣恩當先衝敵賊爲辟易亦
奪西門去巷戰不止者監軍道喬遷高指揮張爾
猷李繼祖皆死之吳司業駿公作綏寇紀略及雁
門尚書行以遷高爲名元柱卽其人也
出兵遇雨者不祥兵書謂之沐尸雨歷傳有驗孫
督師出兵時霖雨如注巡撫監軍諸公日促之行
人馬在泥淖中不堪其苦而曾無有爲言之者此

非獨不知天時抑亦豈所謂人和之道耶

北遊集

僧弘覺著北遊集載　章皇帝出狩昌平因爲言明之諸陵規模弘敞工費浩繁當日用金非數百萬不可其中龍神結聚堂局周正唯　長陵最佳可惜朕去遲了數百年合抱蒼松翠柏砍伐殆盡朕已特下嚴旨仍加護植矣但崇禎　帝陵寢湫隘不堪合朕自捐金修葺奈國用匱乏思諭明臣共襄厥事弘覺曰伐陵斵脈古今通弊以元世祖之仁明不能忘情於宋世六陵乃　皇上不唯覆

護之反加崇餙焉此至仁至聖之美政眞足爲萬世有天下者師法也無幾　章皇帝崩其事不果行

一日　上閱布水臺文集見其中有薦　毅宗烈皇帝疏　上曰毅宗莫不是崇禎　帝應弘覺曰然　上曰本朝謚思宗非毅宗也弘覺曰忞僻遠疏虞聞江南謚如此而不知本朝有別謚也　上曰此亦何妨然予聞江南初亦謚思宗後有言思字非美謚者故改之耳

又一日　上問弘覺先老和尚與雪嶠大師書法

二老孰優弘覺曰先師學力旣到而天分不如雪
大師天資極高而學力稍欠故雪師少結構而先
師乏生動互有短長也記得先師甞語忞曰老僧
半生務作運箇生硬手腕東塗西抹有甚好字戯
我膽大耳　上曰此正先老和尚之所以善書也
揮豪時若不膽大則心手不能相忘到底欠於圓
活　上復問老和尚楷書曾學甚麼帖來弘覺曰
道忞初學黃庭不就繼學遺教經後來又臨夫子
廟堂碑一上纔不能專心致志故無成字在胸往
往落筆卽點畫歪竄也　上曰朕亦臨此二帖怎

麼到得老和尚田地弘覺曰　皇上天縱之聖自朕不學而能第忞輩未獲覩龍蛇勢耳　上曰老和尚處有大筆與紙麼弘覺曰紙即　皇上敕忞書手卷底尚有十餘張但新制鬃豪恐不堪　上用　上乃命侍臣研墨即席濡豪擘窠書一敬字復起立連書數幅持一示弘覺曰此幅何如弘覺曰此幅最佳乞賜道忞　上連道不堪弘覺就上手撤得曰恭謝　天恩　上笑曰朕字何足尚崇禎　帝字乃佳耳命侍臣一并將來約有八九十幅　上一一親展厯弘覺時覺　上容慘戚默

朕不語弘覺觀畢　上乃涕淚曰如此明君身罹
巨禍使人不覺酸楚耳又言近修明史朕敕羣工
不得妄議崇禎　帝又命闕臣金之俊譔碑文一
通豎於隧道使天下後世知明代亡國罪繇臣工
而崇禎　帝非失道之君也弘覺曰　先帝何修
得我　皇爲異世知己哉予嘗至昌平守陵人爲
言　章皇帝哭　烈皇帝狀甚悉今觀此集所載
益不啻三致意焉讀　御製太監王承恩碑文較
之俊所譔更痛切矣

王右軍

右軍告墓文今之所傳即其稾本不具年月朔日其眞本云惟永和十年三月癸卯朔九日辛亥而書亦是眞小文開元初年廬山西林寺修講堂匠人於鴟尾內竹筒中得之與一沙門至八年縣丞李延業得之上岐王以獻帝便留不出按永和十年正月殷淵源免爲庶人以連年北伐師徒屢敗故也先八年春淵源舉師北伐右軍以書止之不從既敗秋復謀再舉右軍又遺書有云今亟修德補闕廣延羣賢與之分任尚未知獲濟所期若猶以前事爲未工故復求之於分外宇宙雖廣將何所容也

又不從九年春乃修禊於蘭亭時也至此作告墓
文葢亦有感於淵源之所爲矣
嘗有人言雲南在昔文廟中所祀者爲王右軍非
孔子也心竊疑焉近見天台馮氏所作滇攷乃眞
有之滇攷曰至元十五年除張立道中慶路總管
佩虎符雲南未知尊孔子祀王逸少爲先師立道
言於賽典赤始建孔子廟置學舍擇蜀士之賢者
爲弟子師歲時率諸生行釋菜禮繇是人習禮讓
矣然不言其祀逸少者何故始於何時主之者何
人也立道陳留人卒於官與賽典赤並祠鄯闡城

至今血食不絕賽典赤名贍思丁一名烏馬兒回回人其國稱賽典赤猶言貴族也宿衞元世祖以賽典赤呼之而不名

康對山

康對山與李空同素善李爲韓忠定草疏劉瑾切齒必欲置之死既下獄獄吏侵之李乞筆研獄吏曰囚安得作書侵益急李乃裂帛齧指血與康書曰對山救我惟對山能救我其內弟左國玉亦上書與康勉以大義先是瑾聞康名甚慕又自以同鄉欲借之彈壓百僚屢致不至康既得書卽倉皇

丞見瑾時六卿見瑾皆長跽不爲動康至瑾大喜倒屣出迎曰何處好風吹先生至乎昔高力士折節青蓮今得從先生遊雖執鞭納屨所欣慕焉康即據上坐顧盼自若瑾喜慰甚康因曰如海百輩何足比數李夢陽海內才人而明公不恤今下獄旦暮且死死天下後世自以明公不愛才也如海百輩何足比數乎遂絮泣曰可惜可惜瑾爲動色遽出李獄後瑾敗康坐罷去益縱情聲妓恣遊山水李議論稍過嚴刻馬中錫作中山狼傳以詆之王渼陂遂填詞爲中山狼院本肰于又聞李下獄

時求康居間實何大復畫策何亦自上書李文正力救而康落籍或謂文正主之葢文正方秉天下文柄嘉與後進一時名流皆出其門獨康李輩崛起自樹壁壘舊例翰林官丁憂其墓文率請之內閣諸公康丁憂聞喪即行求李空同作墓碑王渼陂段德光作墓誌與傳故文正大爲不平王與康爲姻家其遊春院本中所謂李林甫正指文正也

康山

辛卯春予寓惟揚桃汎言太史嘗招飲康山草堂詢其錫名之故云康對山昔徵身於此日事酩酊

每出於市上唱琵琶詞人不識其所以一直指過於輿中識之翼日相訪果然再跡之已行矣康山得名以此然此事不見於對山傳中草堂扇則董文敏書也

詩文

昔人云文能宗經體有六義一則情深而不詭二則風清而不雜三則事信而不誕四則義直而不回五則體約而不蕪六則文麗而不淫如此爲文其有不合道者鮮矣

古詩舊標十九首不知作者或云枚叔文選註以

游戲宛與雒與驅車上東門詞兼東都非盡是叔又以東城高且長與燕趙多佳人明是二首不應合而爲一其言最當今正當稱二十首耳然二十首自是一人作如云非盡是叔是以爲兩人則又未必然也

擬古詩始於陸士衡孫月峰曰句倣字效如臨帖然然又戒太似所以用心最苦大抵貴得其神若擬古詩則詩道自進此學詩者所當知也

謝康樂擬魏太子鄴中集詩八首郭美命以爲巧摸極擬各類其人江文通有雜體詩三十首皆斅

其文體嚴滄浪云擬古惟文通最長擬之皆似獨擬李都尉一首不似西漢耳

夢溪筆談載司馬相如敘上林諸水曰丹水紫淵灞滻涇渭酆鎬潦潏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東注太湖舊註太湖所謂震澤按八水皆入大河如何得東注震澤又白樂天長恨歌云峨嵋山下少人行旌旗無光日色薄峨嵋在嘉州與幸蜀路全無交涉杜甫武侯廟柏詩云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四十圍乃是徑七尺無乃太細而長乎防風氏身廣九畝長三丈姬室畝廣六尺九畝

乃五丈四尺如此防風之身乃一餅餤耳此論雖似過刻其實亦文之病也（王勉夫獨謂不宜淡泥笑其用九章算法）

昔與吾友會於青門談詩曰杜陵五言律當以能畫一首壓卷後數年又會於青門談詩曰杜陵五言律當以送翰林張司馬南海勒碑一首壓卷予謂能畫一首頗涉議論已開宋人一派且頸聯失之率結語尤不成文議論雖好不足法也若送翰林張司馬南海勒碑一首則異是後之所言應勝於昔大約詩固以自然為貴亦須句字琢練方堪吟詠又古人為詩與會所至各有佳處必於全集

中求一首壓卷亦不必矣

心史

鄭所南思肖著心史以鐵函藏之井中其元本在陸孝廉履長處予曾親見之所言皆宋末元初事詩文有朱筆圈點崇禎巳卯巳有刻本行世矣所南善寫蘭獨不寫培塿與倪雲林不寫人物其意略同別號三外老夫又嘗作太極錬法蓋元時高士多寓跡二氏如黃子久吳仲圭皆是也所南父名起字叔起號菊山此人所鮮知者故表出之

趙文敏書畫

世以趙承旨書爲集大成葢其用工勤而且久無一筆不有所自來但此之書道卽居神品非逸品也若其畫則勝於書于密菴云其生平得意之筆曰鵲華秋色今在山東張氏家欣子舊聞在松江董宗伯處宗伯所云兼右丞北苑二家畫法有唐人之致去其纖有北宋之雄去其獷者也不知何以流傳於彼每以不獲寓目爲恨子嘗得小畫一幀有項墨林收藏印記定爲承旨筆偶出以示密菴密菴曰此承旨眞蹟也君欲見鵲華秋色卽此是矣但大小不同耳密菴淡心內典幼從張鶴澗

學畫臨倣古人皆得其要故鑒賞極精

陸包山

陸包山行誼甚高王弇州爲作傳極稱之予有其山水大幅一軸郭宛委松談閣所藏也嘗於池陽來氏處見一冊尤爲細潤似亦脫去蹊徑矣戴楓仲有寫生二軸一泥融飛燕子一沙暖睡鴛鴦氣韻飄逸出入宋元大抵包山畫遜沈文而其著色有獨得此可爲知者道耳

董文敏

董文敏有云詩文書畫少而工老而淡淡勝工不

工亦何能淡此至言也肰吾論文敏畫第一制義次之書又次之其所爲詩古文辭則下駟耳

王宗伯書

宗伯於書道天分既優用工又博合者直可抗跡顏柳晚年爲人略無行簡書亦漸入惡趣奉 命來祭華嶽爲賊所困留滯華下寫字頗多益縱弛失晉人古雅遺則乃知書品與人品相爲表裏不可掩也三百年來書當以東吳生爲最法度不乏而神采秀逸所謂自性情中流出愈看愈佳耳宗伯則久之生厭倘不謂肰請爲布毯三日

仇紫巘

仇紫巘名時古字叔尚曲沃進士爲松江太守與董宗伯思白陳徵君仲醇善有富室殺人法當死求宗伯居間太守故不從曲令重讞乃釋之自是往來益密宗伯每一至署太守輒出素綾或紙屬書無不應者所得宗伯書不下數百幅太守歿後爲其親友索取遂至散佚予猶及見者止行書大字尚四十餘幅間有無印章者以在署時未攜故耳

仇氏書畫之富甲於山右其所藏蓋千有餘種在

松江時凡有所得輒求董宗伯陳徵君爲鑒定故往往有二公題字予及見者三百五十六種欵眞贋參半可稱好事家

仇氏藏畫最著名者李成寒林大軸馬遠瀟湘八景手卷俱賈平章物也李畫有賈平章題云營丘李夫子天下山水師放筆寫寒林千金難易之其邊闌有董宗伯題云李營丘樹米元章時止見二本此圖爲賈秋壑所藏西蜀陳文憲公得之求予作四代誥命以作潤筆丙申四月事也丁卯十月重識馬畫董宗伯題其首云馬遠瀟湘圖四段作

入景煙雲縹緲之致具見筆端令人不動步而作
楚遊眞南宋名手也卷中題咏皆勝國及國初賞
鑒之家可稱墨寶上有機暇清賞緝熙殿寶及秋
壑印章所謂題咏者朱德潤李構張遜詹沙鄭元
祐李祁張舜咨倪中巖欅呂宗聖呂崇也
予戊申秋在曲沃於仇氏處亦購得數種中有陸
文裕公眞跡一卷董宗伯題云文裕公詩帖嘗一
幅至作數幅擇其自謂得意者方存之餘皆付丙
丁恐傳世有示朴之誚耳前輩用意矜重乃爾因
文祝同時頗爲吳中所掩若作公論實在待詔京

兆之上陳徵君題云儼山先生初錄吳興晩入北海之室嘗曰吾與子昂同學北海不從趙入也觀此卷信朕真吾松翰墨導師耳文裕君子也予之重此卷又不獨以詩與字矣

朱竹

孫雪居嘗寫朱竹輒自題云管夫人喜寫朱竹楊廉夫贈以歌行載集中或云是壽亭侯始予數見之朕漢壽地名亭侯爵也當云漢壽亭侯雪居乃不辨此耶

陳禩公

陳祺公與予以翰墨相來往幾四載矣而實未識面戊申秋予至保定始獲晤對朝夕相聚因并識其兄大來祺公居官有才有守而豁達大度不可一世政事之暇博覽羣籍尤好交遊慷慨然諾有古人之風其居家則內外大小事皆大來主之祺公事之唯謹恂恂若孺子夫身列外臺位非不高年逾不惑齒非不長而能守禮若此可謂賢矣予每察其言動退而思之益覺其尊世或有甫登科第而慢骨肉以自驕者亦只見其隘也已

宋陳公省華三子皆已貴爲宰相及節度使公尚

無恙每客至三子侍立左右客不安求去公笑曰此兒子輩耳故當時人咸榮之而以公教子爲可法富鄭公爲相雖微官布衣謁見皆與之抗禮引坐語從容送之及門視其上馬乃還此皆度越今人遠矣

孫少宰

京師收藏之富無有過於孫少宰退谷者蓋大內之物經亂後皆散逸民間退谷家京師又善鑒故奇蹟祕翫咸歸焉予每詣之退谷必出示數物留坐竟日肴蔬不過五簋酒不過三四巡所用皆前

代器頗有古人眞率之風凡予所談論退谷輒喜以爲與已合唯於王文成有已甚之詞予不肰之時方搆秋水軒以著述自娛其扁聯皆屬予書年已七十有八手不釋卷窮經博古老而彌篤近今以來所未有也

定武蘭亭

予得定武蘭亭五字未損本葢秦府物亂後落在民間者舊爲宋仲溫所藏有米元暉諸君跋仲溫錄趙魏公十三跋於後而又自爲之跋者九書法精善無一懈筆汪苕文亟賞之每過予觀之竟日

不倦近劉公勇著識小錄中有云王山史亦有五字未損本蘭亭宋搨豫章本也有米元暉跋與宋仲溫跋若出一手爲蛇足耳耑文大不然之予嘗馳簡公勇云米元暉跋弟固疑其贗然與宋仲溫跋用筆迥異足下謂如出一手何也因讀佳著耆意尋求欲摘其一筆稍似亦不可得今遂望足下删改此稾不然失言矣

善畫人

古今善畫人別號可稱如顧癡米顛范寬倪迂之類葢其性情有別致出於世網之外故足尚耳𤣥

談勢利握齱問米鹽之徒筆墨雖工終不能超逸絕羣也

上林圖

仇十洲上林圖一卷臨趙千里筆也予在京兆曾見之工細之極非周歲之力不能也汪文石以善價得之一老兵今於燕市更見二卷工細相等筆力稍遜神采遂異蓋贋作耳其一卷又增寫伯駒二字爲款劉太史以五十金購去公勇嘗過予稱之予笑曰十洲卷可彷彿千里千里卷乃不及十洲公勇問故汪卷適在予所因出視之公勇爲爽

朕

自勵

予自三兒逝後無日不愴朕於中且自警自惕故於庚戌元旦謹告先靈凡一切逾分違理事必不敢為所以養身非獨自勵亦望我子弟共識此意也

予昔日好聲伎三兒嘗以為戒今每憶及不禁泣數行下悔過之誠有如皦日不獨如吾家右軍所云恐兒輩覺損欣樂之趣也

瘞骨

田生生言狗見狗骨必銜之於曠地埋之蓋物之恤其類也如此猒則人有見人之骨而不爲之瘞者愧於狗矣

殺生

天地生人卽生爲人之食者如五穀蔬果之類不一而足食肉非天地之心也弱肉强食殺機日熾聖人知其不可止也制爲之禮示之以節使其非祭祀燕享不無故輒殺故殺生者聖人之不得已也若以殺生爲理之當然此必不敢信者試思物之就殺其哀慟痛楚之狀有不忍惻者乎在我不

過縱一時口腹之欲耳而令彼之性命以終此何理哉

虎狼人皆惡之謂是惡獸天地生彼以肉爲食無有他食人乃惡之人旣有穀食又必食肉且無所不食百計以取之豈得非惡乎而恬不爲怪蔽於習也蘇文忠公自出獄後但食已死之物絕不宰殺一生自謂非有所求因已親經患難無異雞鴨之在庖廚不復以口腹之故致使有生之類受無量怖苦耳今未能斷肉當守文忠公此戒可也

戒屠

子同姓中有父子爲屠者後其子二人皆以小事
自刎頃子從子爲新城令子至署日適值里民狀
白屠戶王天勉子伸自刎事天勉有三子長者曩
巳自刎死第三子方幼忽投入沸湯鑊中脫皮而
死至是伸又自刎死天下生計儘多豈必宰殺始
有利益耳目見聞不曾有屠戶至殷富長久者亦
可鑒也孟子曰術不可不愼矢匠尚不可爲況屠
乎子同姓中尚有爲屠者是日寄書勸戒附贈白
金四兩助令改業

九經字數

周易二萬四千二百七字尚書二萬五千七百字毛詩三萬九千一百二十四字禮記九萬九千二十字周禮四萬五千八百六字春秋左傳一十九萬六千八百四十五字孝經一千九百三字論語一萬一千七百五字孟子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共計之不滿五十萬字歐陽文忠公嘗以此勸人讀予謂每日讀一千字不及二年可周或有人事之擾即以三年爲期亦不爲勞而從事者鮮何也偶一思及不勝警愧漢人云三十而五經立葢古人讀書皆有定限令人直是悠忽度日宜乎學

之不如古也

禮佛老

邵子堯夫見佛老像則拜程子伊川遊僧舍一後生置坐背佛像伊川令列坐門人問曰先生平日闢佛老今何敬也伊川曰平日所闢者道也今日所敬者人也且佛亦人耳想在當時亦賢於衆人者故闢其道而敬其人朱子嘗記尹和靖五事有云先生在從班時朝士迎天竺觀音於郊外先生與往有問何以迎觀音也先生曰衆人皆迎某安敢違衆又問然則拜乎曰固將拜也問者曰不得

[illegible]可拜之與拜誠拜也曰彼亦賢者也見賢斯誠敬而拜之矣予次子知讀書不喜二氏每遇寺觀中像挺然而過即一長揖不肯也予嘗舉此訓之今至寺觀乃恂恂肰致禮矣

朱子讀二氏書

朱子讀釋氏書作詩有身心旻如之嘆而尤時時有取於道家之言如陰符經有註參同契註雖不成於朱子而其說皆本之朱子葢其學通徹上下包括巨細如海涵地負無所不有故於二氏之言不盡棄絕而要其所守一歸於正學者必如朱子

之守方可以讀二氏之書胡敬齋謂調息箴可以不作乃以是爲朱子病耶

人身八卦

人首圓象乾天足方象坤地身體象艮山津液象兌澤聲音象震雷呼吸象巽風血榮象坎水炁衛象離火是八卦皆備於我也耳目鼻皆雙竅口小便大便皆單竅故鼻下口上謂之人中其卦則泰也素問云天不足西北以北方陰也人右耳目不如左明地不滿東南以東方陽也人左手足不如右強氣屬陽形屬陰陽左陰右陽清陰濁陽虛陰

實也道家謂人一身皆屬陰唯先天一氣是陽此氣非呼吸吹噓之氣人在胎中先受此氣九竅四肢次第而成人象具足此氣正在空虛之間若能御氣則鼻不失息食生吐死可以長生鼻納氣爲生口吐氣爲死也朱子不非調息之說葢有以也

書式

洪武三年諭中書省臣曰今人於書劄多稱頓首再拜百拜皆非實其定爲儀式令人遵守又小民不知避忌往往取先聖先賢漢唐國寶等字以爲名字宜禁革之於是禮部定議凡致書於尊者稱

端肅奉書荅劄稱端肅奉復致平巳者奉書奉復
上之與下稱書寄書荅卑幼與尊長則云家書敬
復尊長與卑幼則云書付某人其名字肴天國君
臣聖神堯舜禹湯文武周漢晉唐等國號悉令更
之萬曆二十七年禮部題奉　聖旨民間止用折
簡不許用全簡此亦省財之一端所以教儉也後
皆不見遵行習俗相沿賢者不免矣
今人往來用副啓別具名簡葢起於有所私避之
耳旣用封又用護封俱屬繁費非古省之可也
山志卷之一

山志卷之二

人心道心

虞廷言心不言性是從其動處言之也葢人心一動有善有惡是聖狂之分也豈不危乎人心一動知善知惡天君不昧即爲道心所謂幾也豈不微乎惟精者察其危也惟一者養其微也精一者工夫也中者本體也精一是從本體用工夫也至允執厥中是從工夫識本體也先儒以人心直作人欲則於危字不關切且明是心字如何强作欲字耶

精有二義別其端不雜也充其類弗蔽也故曰辨之明一有二義志之專勿二三也行之力無作輟也故曰守之篤

馮恭定

馮恭定之學恪守程朱之訓可謂純而正矣先司馬嘗遊其門稱其口無擇言身無擇行此吾輩之所當奉爲神明蓍蔡者也讀其集但觀其語錄足矣其詩文固可略在公元不欲以詩文自見也

公嘗云陽明先生致良知三字洩千載聖學之祕有功於吾道甚大而先生又曰無善無惡心之體

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夫有善有惡二句與致良知三字互相發明最爲的確痛快爲善去惡一句雖非大學本旨然亦不至誤人惟無善無惡一句關係學脈不小此不可不辨何也心一耳自其發動處謂之意自其靈明處謂之知既知善知惡是良知可見有善無惡是心之體今日無善無惡心之體亦可曰無良無不良心之體耶近日學者信致良知之說者併信無善無惡之說固不是非無善無惡之說者併非致良知之說尤不是或曰果如致良知之說然

則諸儒所稱或主靜或居敬或窮理或靜坐或體認天理或看喜怒哀樂未發氣象彼皆非歟曰不然良知是本體居敬窮理諸說皆是致良知工夫致之云者非虛無寂滅如二氏之說也致乎致乎豈易言哉公之論陽明可謂公而平矣獨於爲善去惡一句猶有恕詞予謂此句正不可不辨葢學者用功分途正學異端分途皆在於此豈可謂非大學本旨而猶不至誤人耶

或問近日學者亦知無善無惡之說之誤又講有善之善有無善之善若謂善之善對惡而言也無

善之善指繼善之初不對惡而言也何如公曰吾儒之旨只在善之一字佛氏之旨卻在無善二字近日學者旣惑於佛氏無善之說而又不敢抹撥吾儒善字於是又有無善之善之說耳又有一譬云山下出泉本源原淸漸流漸遠有淸有濁謂有濁而淸名始立則可謂流之淸對濁而言則可謂水之源無淸無濁則不可謂流之淸爲淸之淸源之淸爲無淸之淸則不可知此則本體無善無惡之說有善之善有無善之善之說是非不待辨而決矣此皆不易之論也

公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一節與上聽訟節雖分兩節原是一章非衍文亦非別有闕文也右傳之四章釋本末八字當序在此謂知本節之後予謂以此謂知本接此謂知本連說兩句似禪僧機鋒語聖賢斷無此文法又云一本大學都是釋格物不必另補格物傳傳止該九章㡳格物傳固可以不補而今觀所補之傳語意俱到明晰痛切有功於聖人有益於來學遂覺其有必不可少者朱子第一作也聞當時有人問何不即用大學文法朱子曰亦嘗擬之終不似故不用此朱子識高

處夫文以明道道既明不在文之似與不似也文中子於聖賢之學實有心解而以模範論語遺譏後世又不可爲鑒耶

或曰書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解者多指人心爲人欲道心爲天理此言非是心一也人安有二心自人而言則曰惟危自道而言則曰惟微罔念作狂克念作聖非危乎無聲無臭無形無體非微乎此言極可思而公非之斥爲異學誤人乃公又有云使人有兩箇心一箇是人心一箇是道心有何難精惟其只是一箇心所以難於辨别難於分析

卽公此言觀之與或所言正可相發明而公斥之
豈以其出於陸子而遂槩棄之耶
道心非人不麗人心非道不宰不必屏去人心而
別覓道心也舉吾之人心一稟於道卽道心矣故
以喜怒哀樂視聽言動爲人心以中節合禮爲道
心公駁之云以中節合禮爲道心不差而以喜怒
哀樂視聽言動爲人心不知喜怒哀樂視聽言動
可以屏而去之乎以必不能屏而去之者爲人心
是明白左袒人心囘護人心也按此則人心二字
眞不可直解作人欲矣何也正以其不能屏而去

之也而公必謂人心屏而去之猶恐不盡至云道心爲善爲君子人心爲惡爲小人竊恐其說之果而流於偏也

解者不以人心爲人欲公謂其回護人心或有問虞廷說人心道心而上蔡謂心本一支離而去者乃意耳何也公曰心本一　自念起而後有人與道之分故曰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上蔡之言從大學來葢心爲意之主宰意爲心之發動本只是一箇心只因一念發動處遂名爲意耳上蔡之所謂心與大學之所謂心對意而言也虞廷之所謂心

兼意而言雖不言意而意與知自在其中也子謂以公此言觀之則人心不可直解作人欲益明矣既云意與知在其中而以意與知即謂之欲謂之惡謂之小人可乎恐與性善之旨又難通矣且如此說則上蔡之言亦是回護人心公援大學之言卻又是回護上蔡也

朱子云人心但以形氣所感者而言耳具形氣謂之人合義理謂之道有知覺謂之心又云飢欲食渴欲飲者人心也得飲食之正者道心也須是一心只在道上少閒那人心自降伏得不見了人心

與道心爲一恰似無了那人心相似只是要得道
心純一道心都發見在那人心上觀此則人心不
可直指爲惡爲小人益明卽中庸序謂之私者亦
只是就形氣說故曰使道心嘗爲之主而人心每
聽命焉若是惡是小人則當斷滅之矣豈猶使之
聽命乎蔡氏尚書註亦本此爲說今特不以人心
作人欲耳而心中理欲之分自在此於聖賢立教
爲學之旨果何所悖而云異學誤人耶按以人心
爲人欲道心爲天理其說實始於程子葢從一念
起處別善惡之途故如此此分疏未可執之以爲人

心定解也

善利圖

馮恭定作善利圖其教人之方最爲警切詩云聖狂分足處隻念是吾眞若要中間立終爲蹠路人謂中間無路乃謂並無中間譬之植表於此不正卽邪非有不正不邪之影在其中間故嘗僭擬一圖善路正出利路邪出不作兩對也

好名

聖人不好名肰非辯名也故曰必得其名又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諸言名者不一三代而後

人能斤斤好名不亦亦君子乎乃小人譏君子好名以好名二字范忠宣曰人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爲善之路矣

楊墨

楊墨惡當世士習乃自拔於流俗之中思有以易天下亦一時之傑也特其學術之偏矯枉太過將復有害於世道人心孟子所憂者遠故斥其無父無君爲禽獸無非深惡痛絕之意程子謂佛氏之書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亦如此大抵皆甚詞也佛氏所不論今日如有眞能爲楊墨之學者得不

以爲出羣之介士而邁俗之通才乎故學者尤當知世變

程子曰墨子愛其兄之子猶鄰之子墨子書中未嘗有如此等言但孟子拔本塞源知其流必至於是故直之也觀此可知子言非謬

邵康節詩

宋儒淺於易者邵康節耳其擊壤集是以詩作語錄前無古後無今矣宜朱子之稱爲天挺人豪也玉臺翁嘗有絕句云子美詩之聖堯夫更別傳後來操翰者二妙罕能兼此意又非淺於詩者不知

也

日月星辰水火土石

太剛爲火火之在天則爲日太柔爲水水之在天則爲月少剛爲石石之在天則爲星少柔爲土土之在天則爲辰故陽燧取於日而得火火與日一體也方諸取於月而得水水與月一體也星隕而爲石星與石一體也自日月星之外皆辰也自水火石之外皆土也是辰與土一體也天只有日月星辰四者地只有水火土石四者康節之說如此於五行之義有異已見於道藏矣

陰陽剛柔仁義

予聞諸朱子曰陽主進而陰主退陽主息而陰主消進而息者其氣強退而消者其氣弱此陰陽之所以爲剛柔也陽剛溫厚居東南主春夏而以作長爲事陰柔嚴凝居西北主秋冬而以斂藏爲事作長爲生斂藏爲殺此剛柔之所以爲仁義也以此觀之則陰陽剛柔仁義之位豈不曉然而彼揚子雲之所謂於仁也柔於義也剛者乃自其用處之末流言蓋亦所謂陽中之陰陰中之陽固不妨自爲一義但不可以此而論之耳近有一士疑此

說子爲之指析數端終不免爲袁機仲一流也

順逆虛實

凡爲學之道皆逆功也逆以用之順以成之自然之道也順者其體逆者其用也體用一原順逆一理知逆之爲順者其知道乎

天下之道順逆虛實而已不逆則其順無成也故生知安行皆是逆力困知勉行莫非順事不實則虛不得而用也故多聞多見所以用虛不覩不聞正因體實君子爲學唯爲其逆且實者而已

天地之理本實然其用在虛老子所謂埏埴以爲

器當其无有器之用參同契所謂以无制有器用者空是也

諱字

唐人諱虎以虎林爲武林諱昺以丙丁爲景丁諱淵以殷淵源爲淺源宋人諱恒以田恒爲田常諱桓以齊桓公爲威公諱貞以王文貞改爲文正夫尊者之名禮所宜諱但缺一筆不寫完如唐刻孝經聖教碑中世民治等字可也先朝　太祖之名初不諱而於所逮事者則諱朕皆別易一字往往失其文義但旣定爲令自不敢不從崇禎三年禮

部頒行諱　太祖名下一字竟不見遵行何也

歐陽文忠

嘉靖時議以歐陽修從祀孔子廟廡衆論靡定

世宗一日諭大學士楊一清曰朕閱書武成篇有

引用歐陽修之語豈得謂修於六經無羽翼聖門

無功乎一清對曰歐陽修之在宋以通今學古爲

高以濟時行道爲賢以犯顏納諫爲忠蘇軾稱其

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敘事似司馬遷誠有

不可誣至知貢舉一變文體闢異端則有本論一

篇是亦有功於聖門至於濮議諸篇得先王禮經

遺意發明倫理委曲詳盡但孔廟從祀取其著書立言輔翼六經之功其餘文章勳業皆非所論也洙泗及門之徒親受聖教故雖事無可考者亦不敢遺漢唐專門之師傳授聖經故雖學行有疵者亦不敢略朱熹語孟集註所取如尹焞游酢謝良佐范祖禹胡寅各有註釋者皆不得與至如熹之師李延平同時豫章羅氏皆號眞儒亦不得與修之論說見於武成蓋僅有者耳其從祀一節未敢輕議一清語旣周詳意復婉切深得告君之體然修李得從祀乎謂修本賢者於從祀奚歉但當時

建議諸臣希望風旨意別有在元非爲修修如有

知應反爲恥耳

洪忠宣祭文

洪忠宣以忤秦檜安置英州後徙袁州卒於南雍州道出南安張子韶致祭其文曰維某年月日具官某謹以清酌之奠昭告於某官之靈嗚呼哀哉伏惟尚饗其哀憤憂鬱之意不能盡言遂置之不言迄今猶可想見忠宣卒後一日檜亦死子韶祭時猶未及知也

五更

禮文王世子三老五更註年老更事者也漢書註五更知五行者列子禾生伯子出行經坰外宿於田更亦如此訓張湛註更當作叟楊用修非之按蔡中郎集五更作五叟謂叟長老之稱其字與更相似書者轉誤嫂字瘦字從叟今或皆以爲更矣

司馬孚武攸緒

司馬氏篡魏而同姓有孚武氏亂唐而同姓有攸緒所謂鳳凰不與鴟梟爲羣麒麟不與檮杌爲伍者也然孚尚受爵而攸緒辭位遠避又加於孚一等矣逆賊李自成之妻王氏僞稱皇后其弟僞稱

皇親有一舉人自認爲同宗以之誇耀里門人之賢不肖相去奚啻千里王氏本南山一淫行婦人也旣稱皇后使人迎其母其母年已老見素所善羅生遙呼曰羅大哥天乃殺我至此乎言訖涕下此嫗勝於舉人多矣予見羅生於李千之處親爲予言如此千之曰羅生昔私暱王氏最厚王氏被賊擄不知所之羅生憐其母弟嘗周䘏之故相善其弟旣稱皇親自成非行屬之追比蒲州鄉官餉銀暴惡不異於賊一日往解州謁關壯繆廟長揖不拜忽吐血仆地而死今二州人皆能言之亦可

異也

錦瑟

周禮樂器圖雅瑟二十三絃頌瑟二十五絃飾以寶玉者曰寶瑟繪文如錦者曰錦瑟李義山有錦瑟詩黃山谷讀之不曉其意後以問蘇東坡東坡曰此出古今樂志其聲㓻適怨清和一篇之中曲盡其意劉貢父詩話謂錦瑟當時貴人愛姬之名葢非無所據唐詩紀事謂錦瑟郎令狐楚青衣都玄敬非之然詳觀詩意自是借名賦事必有所指非徒作也獨五十絃之說註者紛紛或云當作十

五或云嘗作二十五按漢書郊祀志有五十絃之
文東坡亦云其絃五十其柱如之要亦有所本今
其器不傳

丘文莊

丘文莊名臣也其所譔大學衍義補爲先朝第一
著作人謂其中絕不指斥內臣以將進呈　御覽
欲得近侍之歡耳予按內臣預政之禍已見於眞
氏之書公於正百官條中丁寧及之固善郎不肰
亦不害其爲全書也至陰主劉文泰詰奏王端毅
又令人作傳汙之與閣老餠事果有之則失大臣

之義前輩多謂公心術不可知又謂不脫海蠻習氣而同官劉吉作一對書於門曰貌如盧杞心尤險學比荆公性更偏時論頗肰之肰言出於吉不足憑也雙槐歲鈔極稱公言行爲不可及謂文泰事公實不知但公嘗言范文正生事岳武穆未必能恢復秦檜於宋有再造之功皆極詭異則紛紛之口得非有以自致之與

武穆之事古今有心者之所共悲也當時既殺之以莫須有而後世又欲掩之以未必能何君子之不幸乎援筆書此幾欲隕涕

疊字

今人為書於字之疊者下輒作二點昔有人以問李西涯西涯謂非二點乃古上字也然後漢鄧隲傳有元二之災章懷註云元二卽元元也古書字當再讀者卽於上字之下為小二字言此字當兩度言之西涯未察也鍾繇帖中有宜字下作點釋者謂非疊宜字乃疊宜字下且字耳如大夫子孫等字古俱作點予謂以點疊字此苟簡之道然可施之於草不可施之於楷至疊字之半則其謬已甚雖古有之不可從也

鄧騭傳元二之災上有遭字下有人民饑荒字洪容齋謂漢碑楊孟文石門頌云中遭元二西𡰥𣦼害孔耽碑云遭元二轗軻人民相食趙氏金石跋云若讀元元不是文理又引王充論衡有云今上嗣位元二之間嘉德布流謂建初元年二年也永初元年二年郡國地震大水鄧騭以二年十一月拜大將軍是所謂元二者謂永初元年二年也宋王楙又引陳忠傳有云頻遭元二之厄正與騭同時然則騭傳當作兩年解而章懷兩度之註亦自有理當別存其義者也

田孝子

富平田上則爲李自成所殺葢代父死難孝子也非今世廬墓刲股者可比予嘗言之郭九芝明府爲建祠與唐梁孝子並祀以旌之不知今竟能成否予不識上則其詩文亦不多見李天生偶述其秋日荆園懷季父驃騎公一詩云釀酒新成稻子香提兵江漢爲勤王將軍鐵甲秋風裏問殺東籬菊正黃特錄以識之

上則之父爲參藩其哭上則有一聯曰爾父爲臣不能盡忠保生惜命殊覺慚天愧地吾兒爲子乃

能盡孝殺身成仁應知垂後傳今朕參藩以上則代𠒇得不辱於賊吾無譏焉而上則之孝大矣

五音

人之聲繇心生其出於中也有漸聲始出於喉直上出爲宮再出到喉聲上騰爲商又再出到舌中聲平出爲角又再出到齒聲斜降出爲徵又降出到脣爲羽喉喉舌齒脣乃人元氣出隨所到之處而得宮商角徵羽之聲也喉聲最清喉聲次清舌聲半清半濁齒聲次濁脣聲極濁凡聲上騰升揚者清下沉重滯者濁喉喉之聲上騰故清齒脣之

聲下沉故濁莫非聲氣之自然不假於安排也若歌聲長者重濁而舒遲短者輕淸而漂疾天上騰而淸地下重而濁亦其驗也宮商角徵羽者五聲之名生出先後之序也君臣民物事者五聲之實貴賤淸濁之次也今之吳歈頗得其意惜乎優伶不知其義而士大夫率以爲侑酒之具取歡於一時而莫之講究也

韻

屠緯眞云天下有至不可解而後世遵之以爲蓍龜者沈約之韻書是也沈約以前帝王賢聖博學

通儒不知其幾凡所作有韻之文亦不知其幾一東與二冬三江與七陽四支與五微八齊六魚與七虞九佳與六麻十一眞與十二文十三元與十四寒十五刪二蕭與三肴四豪八庚與九靑十蒸十三覃與十四鹽十五咸無不相通至約始悉取而分之果何見哉豈前代帝王賢聖博學通儒自剖判以來向承譌謬至約而始改正也古合而實是今分而實非亦可謂妄矣約旣狂謬後世乃遵之而不變何哉子按今所傳約韻竝非約乃平水劉淵所爲耳蓋卽禮部韻略而倂其通用者緯眞

所指正卽淵韻郭美命刻韻經云有四聲譜乃約故本與淵韻頗有異其上平有九咍十八痕下平有二十九凡上有十六混十九豏去有八祭十代十七燩入有十六昔而今韻無之緯眞言不及此可知也學者不知韻奚論詩不知今韻之非又奚足與論古韻之所以是哉

字從俗

學者讀書於字之點畫音韻皆當究心不可承譌肰亦有舉世共習久而不可改者如間之從日大之入禡韻之類則姑從之可也

閏字

閏字從門從王說者謂明堂之禮天子閏月居門故王在門中爲閏似也然不知制禮在前乎造字在前乎如制禮在前則彼時天子居門之月未有此字不知何稱如造字在前則彼時未有此禮何得遽援爲說大抵後世文字日繁本之六義者固多其不可解者亦不乏學者固當究心亦不必強爲之說涉於穿鑿如王安石之字說遺笑藝林也

卂卞

脈之有卂卂奕之有卞卞古人用字之奇如此自造之

與抑亦有所本與究文章之原莫得其朕也

押字

葉石林云唐人初未有押字但草書其名以爲私記故號花書韋陟五雲體是也予見唐誥書名未見一楷字今人押字或多押名猶是此意近世乃有不押名者或押其字或約略作數字宋徽宗押天下一人四字　先帝御押乃御字上德下約二字也

俗字

今世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字爲壹貳叁肆伍陸柒捌玖拾字乃開濟在戸部時所定以防姧

胥改竄之弊實亦本之前人洪容齋時已有之矣以準爲准或云避萊公之諱按漢晉吏文多書準字以準爲准干祿書廣韻謂准俗準字則非始於宋也然此特減其點畫耳至以察爲查則失之遠矣

臨川文選

燕山劉黃中刻臨川文選表揚章大力陳大士羅文止艾千子意甚善也所爲序文矯矯自異獨舉金沙張譽幷之言謂羅文止之文當與譚友夏之詩並行千古予不敢以爲然友夏詩澀而淺其音

如破竹敗絲但於字句間求尖新雖與鍾伯敬齊
稱尚不及伯敬烏足以當文止之文哉予幼時喜
言鍾譚其文集皆細加丹鉛今每翻及面爲之赤
艾千子選評制義發明題理表章先輩使學者知
所取法其功不細近今以來罕見其匹所刻文定
文待真一世之鴻寶也其自作古文詞法唐宋大
家能暢所欲言然有好盡之病又負氣好駡人殊
欠蘊雅
千子謂朱陸論無極太極書兩是而兩足存此意
乃申陸子之說也蓋陸子之說於理實長朱子特

爲學者過慮耳今取兩書平心細繹自可見矣又謂李何論文書兩非而兩不足存則以其所法固殊又所爭者文詞之末耳比觀千子與夏彝仲陳人中諸書暴戾粗淺視李何書更下一等矣

桂

予好植樹春秋之際唯日不給正如吾家右軍所云吾篤好種果今在田里唯以此爲事者也桂非北方產恨無從得之王兩公見貽一株甚喜聞馮具區云桂出合浦生必於高山之巔冬夏長青其類自爲林間無雜樹芬芳貞潔有君子之德入藥

則爲百藥長徵佩則與茱蘭並又可爲舟車宮室之用蓋嘉木之最不知者率以木犀當之而桂因以掩矣今吳越所有皆此類耳不知何以別之然世之降也與僞亂眞貌榮名與困湮沒者又豈獨一木然哉

蘭蕙

世重劍蘭久矣先司馬在虔州日庭前嘗蓄之時吾宗昆華公爲南國子監祭酒每書來索予局三兄自豫章歸舟過白下會遺之數叢華山有蕙亦蘭類孟雲野謂劍蘭即華山蕙似無目者劍蘭花

肥而葉勁與蕙特異且蕙花時在春劒蘭花時在夏肰黃太史有云一榦一花者爲蘭一榦數花者爲蕙蕙卽今山蘭則劒蘭又不知當居何等所謂一榦一花者予自婺州歸曾攜一叢其花色綠而香更幽澹彼中謂之冬蘭又有秋蘭是一榦數花者若草蘭則最下別有風蘭色香不足取特懸之樹枝間或檐際不著土自生爲異耳其蔓生者曰珠蘭花如粟米與蘭迥殊而香則無二賈人多采之以入茗今茗有名曰蘭花者是也

玉蘭

玉蘭花古不經見王鳳洲疑爲木筆之新變麟洲引苕溪漁隱之言謂卽辛夷北人呼爲木筆南人呼爲迎春而駁之云木筆迎春自是兩種木筆色紫迎春色白木筆叢生二月方開迎春高樹立春已開今之玉蘭卽宋之迎春王文肅云嶺南人至今仍呼玉蘭爲迎春也麟洲謂北方有木筆而絕無玉蘭殆不然大抵木筆多而玉蘭少好事者率以木筆接植之其枝葉俱相類無叢生高樹之別木筆花亦白色但其萼紫玉蘭之萼綠瑩潔勝之耳然木筆又別有紫花者麟洲引宋小說云玉蘭

乃白辛夷意以木筆爲紫辛夷不知木筆自有白
與紫兩種之不同也

禹碑

禹碑釋云承帝曰嗟翼輔佐卿州渚與登鳥獸之
門參身洪流而明發爾興久旅忘家宿岳麓庭智
營形折心罔弗辰往求平定華嶽泰衡宗疏事裒
勞餘伸禋鬱塞昏徙南瀆衍亨永制食備萬國其
寧竄舞永奔計七十七字而楊時喬釋云承帝令
龔翼爲援弼欽塋陸登鳥瀉蝻鄉邑仔麤流舡瘖
歇遲眠郎夙迄冬々衣岳麓㞊陌裂甘山析㗊罔墮纏

遷求岣嶁華恒泰衡嵩匯事哀獻捋挺𡵧鬱濬塾
徙南纍韜員節別界聯魑魁夔魍資舞蒸彞其相
同者僅二十二字耳郭宛委曰相傳禹碑在密雲
峰楊用修得之張僉憲曰宋嘉定中何致子一遊
南岳脫其文刻於岳麓用修又刻於滇楊時喬又
刻於棲霞用修謂韓退之劉夢得朱晦翁張敬夫
諸人求之不得已得之爲奇幸仰止諸賢冀是恐
非紛紜聚訟獵以爲奇嗚呼是何異遠隔絕域見
冢而泣其先也善乎王元美之言謂銘詞未諧聖
經類周冢穆天旨哉旨哉而孔伯靡駁之曰禹碑

在岣嶁峰巔龍文鳥篆非神禹不能作自楊慎沈鎰輩譯文疏記互相矛盾而楊時喬者崛强尤甚句讀全別不啻倉頡沮誦親爲授受矣宛委以詮釋之謬因疑碑贋是猶覩太玄而詆庖羲之一畫覽元經而病宣父之春秋也可乎郭孔爲好友其言不能歸一予解之曰禹碑眞贋未敢定觀其所釋無論同異而皆無意義習其點畫亦不可以施於用勞心極辨正如修補乎天冠藝雖精抑何爲耶

淳化閣帖

淳化閣帖者宋太宗留意翰墨淳化中出御府所
藏命侍書王著臨搨以棗木鏤刻釐爲十卷於每
卷末篆題云淳化三年壬辰歲十一月六日奉聖
旨模勒上石或謂不始於宋宋乃重摹者非也暇
日記云淳化帖唐舊刻唐謂南唐馬傳慶說唐保
大年摹石題云保大七年倉曹參軍王文炳摹勒
國朝下江南得此石淳化中太宗取祕書所有增
定作十卷非重摹也重摹之說本於吳人陸友仁
肰友仁祇言李後主命徐鉉以所藏古今帖入石
名昇元帖此則在淳化之前爲法帖祖非謂淳化

摹昇元也至仁宗詔僧希白刻石於祕閣前有目錄卷後無篆題世誤傳以爲二王府帖二王者魏王也元祐中居親賢宅從禁中借板搨百本用潘谷墨光輝有餘而不甚黟黑又多木横裂紋時有皴散失字處高宗紹興中有國子監本其首尾與淳化略無少異當時御前拓者多用匱紙是打金銀箔者也自後碑工作蟬翼本且以厚紙覆板上隱肰爲銀挺擬痕以惑人但損剝非復拓本之遒勁矣初徽宗建中靖國間出內府續所收書令刻石卽今續法帖也大觀中又奉旨摹搨歷代眞蹟

刻石於太清樓字行稍高而先後之次與淳化則少異其間數帖多寡不同各卷末題云大觀三年正月一日奉聖旨摹勒上石此蔡京書也而以建中靖國續帖十卷易去歲月名銜以爲後帖又刻孫過庭書譜及貞觀十七帖總爲二十二卷謂之大觀太清樓帖世喜蓄帖唯淳化率不得眞者當時拓用澄心堂紙李廷珪墨大臣登兩府者方得賜其後亦不復賜故傳者絕少衢州汪逵字季路官至端明殿學士建集古堂藏奇書祕蹟金石遺文二千卷著淳化閣帖辨記共十卷極爲詳備末

云其本乃木刻計一百八十四版二千二百八十七行其逐段以一二三四刻於旁或刻人名或有銀鋌印痕則是木裂其墨黑甚如漆其字精明而豐腴比諸刻爲肥劉潛夫云近人多不識閣帖某家寶藏本皆非眞眞者字極豐穠有神采如潭絳則太瘦臨江則太媚余始得汪端明所記閣帖行數恨無眞帖參較晚使江左用二千楮致一本尤伯晦見之曰寶物也夫眞帖可辨者有數條墨色一也他本刊卷數在上版數在下惟此本卷數版數字皆相聯屬二也他本行數字比帖字小而瘦

此本行數字比帖中字皆大而濃三也余所得江左本每版皆全紙無接粘處一部十卷無一版不與端明所記合乃知昔人裝褙之際寧使每版行數或多或寡而不肯剪裁湊合者欲存舊帖之眞面目四也近世沈蘭先作淳化閣帖跋云明時天下相傳止有二本一內府帖一外府帖萬曆初帖入潞王府中吾郡湯煥字堯文授讀潞王府湯善書王以閣帖與之內府帖也而外府帖流傳人間頗散析秀水項氏得其七梅里李氏得其三項以三百金歸李請所遺三卷冀合之成全書李不應

反以七百金請於項兩家祕惜各寶其半世遂傳爲千金帖云內府帖藏於湯者湯沒吾郡諸子廷采得之董大宗伯其昌願書素綾百幅畫金箑二百易此帖廷采不受也後廷采歿此帖爲人竊去自蘇州至南京又至杭又賣至越谿數易主矣復歸杭有董子不知是何等帖竊之鬻市中或以衣數襲易之賈與肆中廷采兒子慶倩聞之善價以購而此帖乃卒歸諸氏其卷首轉下臣王著模四字此他本所無也予謂沈此跋所述極詳然云明時天下相傳止有二本其言亦不然予聞一前輩

言明時大內所藏蓋至十有餘本以予所知吾省蘭州肅府有　御賜本沈蓋不知也肅王雅好文事嘗聘山人溫如玉張應召重摹上石石今見在蘭州而順治初西安費文玉又勒之文廟碑林雖下於蘭州者一等亦足嘉也予癸卯在白門於袁令聪處見所藏大觀帖贋本也令聪頗珍之時雒川劉秉三爲戶部同州李以理寓於其署以理罷淮安司李久遊江南能鑒賞書畫秉三嘗從之質疑令聪以此帖求售於秉三以理不許也以理自言得淳化帖眞本予數請觀之以理李未出示恐

亦非眞者予既歸里宜川劉石生攜其兄客生昔所藏大觀帖至云得之蕭大將軍家大將軍得之王元美家卷首有元美敬美小像各一幅爲仇十洲筆生動秀潤眞蹟也末有元美諸君跋計予素所見帖無出此右者今歸之保定陳祺公祺公博學好古尤敦道義此帖可謂得所主矣

王元美跋云大觀太清樓帖標題卷尾皆蔡京書摸搨精妙不減淳化閣帖而世少傳者當宋時又無他刻以故視閣帖爲尤貴重今年秋余以俸緡八十五千得之長安市中乃故太傅朱忠僖家藏

物狀僅卷之二四五八十耳後又於錫山華氏得所缺五卷始克成完璧搨法精甚其字蓋稍肥而鋒勢飛動神采射人若淳化之親賢宅二王府帖紹興太學淳熙修內並出其下余故誌而寶藏之萬曆丙子春二月吳郡王世貞書按此爲丙子二月書跋中云今年秋當是去年秋也

淳化帖以棗木鏤刻而卷末篆題云摸勒上石不應一人之紀自相矛盾意當時本屬木刻因得南唐石增定故遂題作上石耳馬傳慶云增作十卷爲版本而石本復以火斷缺人家時收得一二卷

是明爲兩本劉衍卿陳簡齋所云祖石當是指南唐之石而言而諸人所云則是王著所摸者耳

朱子荼云項墨林家藏淳化帖其最珍重不輕示人者乃蘇東坡故本字旁有東坡朱筆釋文此則聞所未聞也天下稱收藏賞鑒者以項氏爲第一家今皆散佚無存矣過眼煙雲可爲一歎

聖教序

聖教序中有當嘗現嘗之世一語予未廣覽內典不解其義諸家絕未有言及者疑是嘗現嘗滿懷仁偶疎脫一滿字耳而坊間刻此文或作嘗現嘗

隱肰褚登善所書慈恩碑與同州倅廳碑亦俱無此字聊識之以俟博雅者

聖教帖中如金容掩色色不異空空中無色諸色字於草法合至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無色聲香味觸法諸色字乃包字集書者誤以作色字耳其筆畫甚明又觀天地苞乎陰陽先苞四忍之行苞字下體文抱風雲之潤抱字右旁自見無容致疑而亦從無言及之者

問交

或問子張子夏之言交宜孰從曰皆從之或曰何

也曰居鄉黨之間從子張之言在朝廷之上從子夏之言。

卓子康寬仁恭愛恬蕩樂道雅實不爲華貌行已在於淸濁之間自束髮至白首與人未嘗有爭競鄉黨故舊雖行能與之不同而皆愛慕欣欣焉哀平間爲密令視民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王莽居攝以病免歸光武卽位先訪求之詔曰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今以茂爲太傅封褒德侯郭林宗聰識通朗高雅密博雖善人倫而不爲危言覈論周遊郡國好奬訓士類嘗勸茅容孟敏魏昭

庚乘從學卒皆知名當世自餘或出於屠沽卒伍
囚之成名者甚衆陳留左原犯法見斥林宗慰之
曰昔之大賢尚不能無過況其餘乎愼勿恚恨責
躬而已或有譏林宗不絕惡人者林宗曰人而不
仁疾之已甚亂也同郡宋冲素服其德勸之仕林
宗曰吾夜觀乾象晝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
吾將優游卒歲而已然猶周旋京師誨誘不息及
卒四方之士會葬者千餘人蔡伯喈爲製碑文嘗
謂盧子幹曰吾爲碑銘皆有慙德唯郭有道無愧
耳吾徒生末世斯二賢者宜爲師表故特述之蓋

有志而未逮也

邑中一武生性素猛頗陵轢鄉曲曾與舊尹相揭訟被斥一日置酒請予予辭之不得遂赴之或以爲訝予曰此亦有故曩予在長安值渠下獄困甚令獄吏以片紙訴狀予稍周之後數年遇於燕邸持一絹來報予卻之再三乃強納於几而去近以其子復入武學故隨鄉俗令家僮以白金一星賀之予實未往過數日渠具簡見招先托人致意詞甚懇云願得一至爲榮予以其人非胥隷無可厲拒之理故赴之耳意謂倘其改行爲善亦有可用

之才大抵末世善人難得吾輩所與其姧回尅璞者正亦不乏能一一絕之乎唯不與之親密已矣何可過峻示天下以不廣耶

畢下風俗舊稱淳朴邇漸澆漓習爲浮靡遂至鄙懦不振有衙前散從家富而豪其父死喪祭僭侈略無忌憚令尹致賻士大夫皆趨弔盡禮于爲之懼獨未敢往

匼字

道藏有玄圃山靈匼祕錄三卷匼字不識其音義徧閱字書亦無有也皇甫氏曰匼者藏書之器也

音欽從匸從金者喻至精之物藏於匸函之中耳世無此字按道家多自造之字如諸神之名皆是也靈符雲篆尚當別論談薈中所載字體尤繁至不可究詰要之不適於用無容究心也匸胡禮切廣韻云有所藏也

恩字

恩字從因從心可見推愛以及人物者性之自然也故曰仁人心也然則人之刻薄寡恩者皆失其本心者也

山志卷之二